小坟山

父亲去世后，安葬在村头的小坟山上。

小坟山是一块风水宝地，它背靠东北丘岗，面向西南田园，后有青松翠竹，前有清水池塘。山地下阴阳交合、生气迂回，山坡前风流通透、水流潺潺。坡地阳光充足、柳暗花明，四周视野开阔，溪流环绕，鸟语花香。

我家晒场与坟山比邻，篱笆距最近的坟冢只有几米。安葬在坟山上的逝者多数是村里的先辈，他们的去世不像生死离别，好像是乔迁新居。树老枝枯、落叶归根，人老病死、入土为安，都将腐烂成泥，回归自然。

我小时候就活动在这坟堆周围，见过生死更迭，没有太多地感受到死亡的恐惧，反倒是觉得有先人长眠身旁，有亡灵前后护佑，多了些生气与心安。

在小坟山这块宝地上，我们与逝者、与自然合一，与灵魂和谐共处。逢年过节，村里人都会备上祭品，到先辈坟前烧纸叩头，祭祀祈福。

我的祖父祖母也合葬在小坟山上，我每次回家总是要先到祖坟前鞠躬叩拜，寄托哀思。父亲生前经常站在坟山高处举目远望，坐在祖父祖母的墓碑旁思索冥想，不时低声长叹。

父亲仁慈宽厚、严于律己、自强不息，他内心多愁善感，为人正直善良，处事谨小慎微，备受邻里爱戴。多年前他已在小坟山上为自己和母亲选好了一方墓地。自此，他和母亲都有了归宿。

父亲经受了半年的病痛折磨，在 2005 年初夏平安离世，享年 81 岁。父亲一生耕耘劳作，寒门教子，历尽艰辛。

祖父是位私塾先生，尊教重学，耕读传家，他与祖母育有六儿四女：长子学有所成，后来不幸落水身亡；次子弃学务农，又积劳成疾，英年早逝；另外三子相继夭殇。

父亲排行倒数第二，他读完初小，参加了乡试，名列第二，但不得不辍学回家，耕种几石私田。当时战火蔓延，国难临头，家境败落，生活每况愈下。祖父饱受丧子之痛，心力憔悴，身衰体弱，年仅十二岁的父亲少年励志，早早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。

母亲十八岁时嫁到王家，此时山河破碎，民不聊生，王家一贫如洗，缺衣少食。多亏母亲聪颖贤惠，精明强干，吃苦耐劳，勤俭持家，使家人的生计得以维继。

父母育有五男三女，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，含辛茹苦，将两个姐姐、两个弟弟和我抚养成人。我们姐弟五人，感恩父慈、传承母爱，生儿育女，安居乐业，培植家国情怀。

去年秋分之后，母亲不舍地告别了为她送行的四代直系子孙二十余人，安详地离开了人世，享年 98 岁。

父亲安眠在温和的坟穴里，将母亲留在冷暖人间，孤单地忍受了十七年的思念。父母在世时相濡以沫，同舟共济，包容互让，为我们营建了温馨的家园。父亲知书识礼，恪守成规，中年磨难，性情曾一度耿直火爆，母亲则任劳任怨，谦和礼让，一生与人为善、与世无争。

与祖父祖母合葬的墓地相邻，父亲的坟地离家只有几十米远，母亲常常独自走到父亲的坟前，或是自言自语，或是放声哭泣，或是默哀静坐。父亲和母亲相随相依六十余年之后，一人在坟内，一人在坟外，阴阳阻隔，咫尺天涯，欲见不能，让人肠断心碎。

我遇见这样的情景，总感到撕心裂肺，泪如雨下。我怕母亲悲伤过度，失去理智，冲进了坟穴。

随着年迈痴呆和病情的不断加重，母亲开始等待死亡的到来，她以为那时候就可以见到她日夜思念的亲人。后来我得知，母亲临终前曾不停地呼叫着我的名字，念叨着她远在异乡的弟弟。不能在父母病榻前尽孝，这是我此生无法弥补的愧疚。

母亲盼望着能回到父亲身边，合葬在父亲选好的墓地，和父亲一起长眠地下，安息九泉。可谁能料到，母亲的愿望永远不能实现了。村里的逝者已不再允许被土葬。

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母亲数日呆坐在墙角，守护着那副将要被焚烧的、三十多年前就已准备好的杉木棺材。之后，她又多次跑到父亲的坟前放声大哭，求父亲为贵人托梦，告诉她如何进入父亲的墓穴。

母亲以为我是什么高官，能帮她与父亲在阴间团聚。我曾向母亲许诺，一定会让她安葬在父亲身旁，让他们在自家的小坟山共枕长眠，永久安息。

母亲看我似乎有些为难，勉强地回应道：孩儿，要是太难为你了，就把我的骨灰埋在你父亲的坟边也好。

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半年了。她的木棺已被烧毁，骨灰盒暂时存放在殡仪馆里。我至今仍不知道如何才能将母亲的骨灰合葬到父亲的墓穴……

（王东明）